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六

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一則會同十年七月吳越有國時所給有吳越國王押字及鎮東軍節度使印文一則宋治平二年四月中書門下牒付者也吳越牒中所稱會同十年即晉出帝開運四年耶律德光滅晉所改也是年六月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倧立十二月弘倧爲羣下所廢立弘俶則知吳越國王者弘倧也弘佐

卒以鎮東節度使授弘倧至八月制授弘倧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故印文止稱鎮東也治平二年牒後所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不署姓者安陽韓忠獻王琦也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者晉江曾宣靖公公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者廬陵歐陽文忠公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者虞城趙康靖公槩也三公皆署姓而忠獻獨不署以忠獻集考之忠獻於治平元年甲辰冬三表乞罷相上許以仁廟終祥再請至二年乙巳夏累申

前請此或其杜門乞休不赴都堂時也以二牒所載徵諸史傳無弗合者獨吳越牒中會同十年之紀覽者往往致疑蓋德光滅晉雖以二月丁巳朔建國改號而漢高祖亦以是月辛未起河東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吳越之正朔何以不奉漢而奉遼況四月丁丑德光已卒於殺胡林矣此牒行於七月不應猶以會同紀年此不能無疑者也攷之遼史自阿保機即位九年吳越與契丹信使不絕吳越之通好契丹久矣契丹入主中國吳越奉其正朔當在諸州鎮之先是

年七月德光雖已死而漢令未及於東南故猶以會同紀年其改而從漢則在八月受漢制之後也吳越備史沒會同天福而追紀開運四年亦可謂徵而章矣遼史德光紀是年改元大同而會同無十年與此牒及諸史異或者又以爲疑按王溥五代會要德光僭降赦改國號大遼稱會同十年歐陽史諸家亦同蓋降赦則稱會同而改元則曰大同改元之後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號不行於中國而僅存於國史牒文所從搭其降赦之文國史所書紀其改元之

實固可以互攷也葉隆禮契丹國志以是年爲會同十一年隆禮之志成於淳熙中遼史未入中國其舛誤不可枚舉徐無黨注歐陽史以謂契丹年號諸家舛謬非一莫可考正因是牒以考之則益信矣江陰李君貫之博雅好古叢書蠹簡每遇之無不藏弆出二牒以示余命爲之跋尾余學殖旣觧又善遺忘略疏其槩以復於貫之貫之幸悉舉所聞以攺焉萬曆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

再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往余爲江陰李貫之考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韓魏公爲宰相書銜而不姓曾魯公爲次相歐陽文忠趙康靖爲執政則署姓而不名余未及深考第据魏公安陽集二年乙巳夏仁廟終祥累申前請遂妄謂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門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爲允也今年偶讀王明清揮麈錄云明清嘗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進狀一紙於梁才甫家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曾魯公歐陽文忠

趙康靖作相叅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旹事擬進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黄紙書宰相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明清所得進狀與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間四公作相叅之日甘露院之牒葢中書門下奉勑賜額令本州䤍録降付遂寺院者也讀明清之録考其所謂熟狀進草者是牒葢亦熟狀之遺而宰執

皆不名則宋朝故事如此也及考葉夢得石林燕語則云唐誥勑宰相書名者皆不書姓惟單名則書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國朝雖單名亦不書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夢得所記宰相不署姓之故視存中爲詳如魏公正所謂單名不書姓者也誥勑不書姓則其見於文牒者又可知也余初不知宰相不署姓爲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揮麈錄諸書則余之誤誰與是正然是時曾魯公實爲次相而與二執政同署姓則知宰相之不署

姓不獨異於執政抑亦異於次相也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補夢得之所未備也存中又記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是牒之書銜繫於年月之後先左右參次次相又次宰相蓋以後爲尊而不別行是知文牒之行於下者其制又與劄子異也治平去今五百六十餘年故紙敝牘使人摩挲不忍置文獻之不可以無徵豈不信哉余學問疏駁不審於闕疑愼言之訓是以有向者之誤今旣已知

之不敢塗竄以自蓋也庸敢備書以詒貫之俾附於是牒之後雖然自時厥後有所弋獲尚當次第書之貫之老而好學故知不以我為贅也

天啓六年四月

記溫國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天啓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於長安肆中紙敝墨渝深加寶重而又竊怪其不盛行於世也遂命良工裝潢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篋衍後三年乙丑被放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溫公墓碑老杏圖詩序曰公之墓碑仆於羣憸

之日而斷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統閒夏邑王
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白雲翁家
與之隣益用封殖皇慶之元翁爲平章政事出
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某序之鉅夫之
序所謂夏邑王令者壽春王廷直金皇統閒夏
邑令也白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鉅夫記修復
事頗略然有以知其出於磨泐之後而碑之傳
於世者爲不易也考於通志得廷直所自記曰
紹聖閒仆溫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復公官爵
欲再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

朽漫不傳於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株於碑
座龜趺之側繆枝屈蟠春花夏實廷直以皇統
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眞訪得舊
本於公曾姪孫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
穴隙不可鐫磨碑陰碎裂閒實以土蓋初仆時
自龜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别選鉅石作豐碑則
又無大葬時朝廷物力公族姪孫綺曰不若橫
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則龜杏不損後之人知其
異焉因斲碑而爲四額一趺一共六石僧法洪
率闔邑僧院咸出貲助之圓眞又出私帑於墳

院法堂之後設堂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温公神道碑堂此皇統修復之始末也余初得此碑凡四紙縱長丈餘横半之與斷碑爲四之說符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也余所存者四石而已其額與跋皆不可攷矣然而是碑也仆於宋復於金龜趺之僅存老杏之封殖皆有鬼神護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豈易哉余又謹按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喪哲宗再遣使詔其孫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從官葬命入内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

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午揺壙發陝解蒲華
四州卒穿土復遷尚方百工爲葬具十月復命
公從子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葬也以
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明年勑翰林學士蘇軾
撰碑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
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
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
爲二牖下爲二門門爲一堿複閣周於碑廻廊
環於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衛凡七月而畢事土
木金石朽墁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

所損之數稱是此元祐中大葬溫公恩禮之大略也八年九月宣仁聖烈皇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幷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陜西鄭州各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勑所撰碑文訖奏從許將之言僅免斵棺僇屍而已四年二月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四月又貶朱厓軍司戶參軍徽宗追復未幾而崇寧復貶姦黨之碑大書深刻者毋皆以公等爲首靖康初元除

元祐學術黨禁贈公爲太師而事已不可爲矣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異國之臣左衽之長乃能摩娑斷碑以修復爲已任洪眞輩皆儈徒相與佽助之唯恐後其視紹聖崇寧諸人又何如也然而當是時賊檜爲政和議告成天水之封劉筈之冊皆在紹興皇統閒涑水之墓雖儼然修復公亦何樂乎有是哉嗚呼公墓之廢興關於有宋之存亡庸敢牽連書之於碑刻之後後之君子亦將有感焉是年冬十

有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錢謙益謹記

讀盧德水所輯龍川二書後題

德州盧德水刻陳同甫三國紀年史傳序題之曰龍川二書又深自貶損以謂淺見寡聞不敢出手作序擬請虞山先生數語以發明二書之所以然嗚呼余少而讀龍川之書爲之寤而歎寐而起酒闌燈灺屏營欷歔者二十餘年矣其敢無一言以副德水之意乎靖康之事天下之大變也紹興之請和皇統之策命天下之大辱也堂堂中國五十年之間龍川以匹夫庶士奮

起而任天下之辱恩一洗之而無以自效故假三國之君臣以見志焉三國紀年者龍川之春秋也以言乎帝胄則備疎而構親以言乎舉事則劉難而趙易以言乎立國則巴蜀處而南渡寬然蜀以鼎足抗衡而宋以島夷屈服龍川不云乎後主之庸豈後世之庸主哉然則後世之所謂庸主者可知已矣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以愍夫不足悲者也孫氏之立國君臣上下畫江之慮精矣及晚年國勢旣定參分造盟以函谷爲界而明與魏絕以皓之昏暴猶有青

蓋入雒之思而南渡之君臣據錢塘一隅之地叩頭乞哀惟恐失之不亦傷乎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以表夫不能立者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三國紀年其亦龍川之志乎龍川之志則志乎中興而已故其爲史傳序也以中興遺傳終焉忠臣義士中興之本也謀臣辯士中興之資也譬之鳥焉忠臣義士其肝腸也謀臣辯士其毛羽也有謀辯之略而無忠義之心則徐秉哲王時雍之倫竭其精神才智朝金而夕楚者是豈可備驅策者乎有忠義之心而無謀辯之用

則所謂拱手而談正心誠意爲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者亦要歸於無用而已矣是二者皆偏才
也入主患不得英豪而用之英豪者有忠臣義
士之心而具謀臣辯士之略如蜀之有亮如吳
之有瑜是也以英豪之人而生昏庸衰濁之世
譬如神龍之在溝壑也田夫孺子爭以爲怪異
不將醢之則將豢之夫避醢而就豢亦豈神龍
之所欲哉宋當斯時和議成黨論盛鄙夫盤互
於廟堂賢人刺促於羅網如龍川者再入大理
獄晩得一第以死而况於龍伯康趙次張輩抑

沒草野又豈可勝道者乎天生英豪使斯世不獲其咫尺之用此則人主之過而天下之大不幸也余於龍川二書竊窺其中興之大志悲其以英豪自命而卒於無成故因德水之請書之於編末發千載一慨焉今天下全盛建州小奴游魂殘魄漸就澌滅而士大夫深憂過計有如歐陽子之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天子方拊髀英豪一旦登庸德水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德水必有以自獻矣余老矣尚能執簡以記之崇禎丙子陽月朔

孝譽先生私謚議

崇禎五年五月故鎮遠侯勳衛楊州顧君卒江左薦紳大夫與顧君游者悲其才不效於時位不稱其志倣古人私謚之法謀所以易其名者胥走告於舊史氏錢謙益謙益議曰勳臣子弟之有散騎㕘侍自洪武九年始也朝會大事佩弓刀充宿衛其有材器超卓者不次擢用然自洪永以來膺是選者郭忠武而外未有聞焉則豈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其耄足以豢其心而綺紈足以柔其骨於其中求一勞人志士殆所

謂牛毛而麟角者歟君弱不好弄㾓刮劘豪習
讀書修行一以忠武爲法則其在環衞也我方
有事屬國奮身請東征以犛川騰衝之役爲比
既而有封議不果謝病家居御史薦君率江淮
兵援遼牽連謫戍亦猶忠武之志也君生平忠
孝大節無愧於忠武如諸公之議考私謚以易
名不惟君死且不朽抑亦激勸後人感槩竪立
庶可以稱塞我　高皇帝廣厲勳舊之德意謹
按謚法孝之例有五君之事毋有曾閔之孝緹
騎及門鋃鐺逮繫君旌旄以別其母登車偉煌

既免然後跪謝告實可不爲慈惠愛親乎毀家
報國身瀕九死已已之冬詒書告别單車就道
誓獨身死佟奴以解嚴而止可不謂秉德不回
大慮行節乎東海侯陳文得諡孝國史以爲異
典吾以爲莫如君宜又按諡法狀古述令曰譽
君著鎮遠先猷記下上十一朝網羅貫穿非一
家之史也論邊政議漕鹽舉而厝之可以佐縣
官緩急詩不云乎庶幾宿夜以永終譽君可謂
譽矣請諡曰孝譽先生謹議是年冬十一月舊
史官常熟錢某述

顧孝廉請贈議

萬曆閒吳中有三孝廉曰崑山歸季思嘗熟顧朗仲長洲文文起文起登上第爲天子之大臣而季思朗仲皆前死巡方者以季思名行上聞得贈翰林院待詔且命更舉其未盡者吳之人士僉謂朗仲不可以後余惟季思之道清而貞廉靜而閒止朗仲之道弘而毅篤誠而沉塞季思庶幾伯夷之清而朗仲兼有伊尹之任巡方者之於二賢非有軒輊而不蚤聞焉則吾黨之過也朗仲少喪父哭踊拊心焦肺嘔血終身爲

錮疾臥則心怦怦然非抱持不能寐事後母至孝朗仲病後母籲天請代未幾亦死每曰子而不孝非子也吾惡夫以孝取名者也生平不妄取一錢遇人緩急典衣借貸未嘗以無爲解居閒請託謝絶郡邑公正發憤則奮臂削牘不避讎怨每曰士而不廉非士也吾恥夫以廉成名者也繇此言之孝廉之行朗仲之所不欲居而況於其名乎又況於假其名以取旌乎然則朗仲之爲人如何曰其學以窮經好古爲宗一義之未析一物之不知其所爲食寢俱廢者也其

志以忘身善物爲務一民之未安一物之失所其所爲疾痛在躬者也篤信好學强立不返爲子必死孝爲臣必死忠得志則沛然德敎行於兩間不得志則浩然眞氣返乎大宅是則朗仲而已矣朗仲與江陰繆當時同擧鄉書當時於世少所許可每曰朗仲吾師也唐人李遐叔作三賢論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以二君擬之朗仲其元劉之比乎當時其蕭之倫乎當時以奄禍考死與劉侍講齊名爲當時所

心師者其人又何如哉舉是以應　明詔雖非
朗仲之志其誰曰不宜謹議

吳中名賢表揚續議

國家崇獎名節風勵流俗著之甲令凡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旌表其門閭葢做古表厥宅里崇
臺綽楔烏頭漆書之制士大夫之賢者得祀於
鄉之學宮葢做古瞽宗樂祖鄉先生沒而祭於
社之制世道下衰風敎刓敝鄉里婦孺雖有伯
姬孝己之行截髮刲股殘肌捐身非其子孫富
厚竿牘游揚卒皆草亡木隕聲銷影滅鄉賢之

祠木主林立多於儲胥有志者過而唾之若坐塗炭數年以來士大夫廉恥掃地薙髮而事奴挾策而干寇者靦面攘臂恬不知恥是豈可視爲細故哉我　皇上深惟治理激厲頑懦俞前按臣祁彪佳之請表揚已故舉人張基歸子慕未陞宜皆贈翰林院待詔又命以後巡按御史各宜留心風教確訪眞品薦舉以聞於是吳之縉紳孝秀耆老公舉其績宜表揚者舉人二人生員一人謹條列其行事如左

顧雲鴻嘗熟人中萬曆庚子鄉試雲鴻少喪父

拊心嘔血終身抱怔忡之疾非抱持不能寐事
後母至孝雲鴻病後母籲天請代後雲鴻死旬
月以哀卒後母之殉其子古未有也博學深思
研精六籍易簀之夕雒誦易象琅琅出席摹閒
讀書藤溪山中介居絕俗急公赴義不顧頭目
以忠孝名節爲已任丁未鎖院對策至天災民
窮淚簌簌下沾漬楮筆嘗語所知大丈夫殺身
取義當轟轟烈烈如疾雷閃電公等暖姝自好
他日縱遇難死節不過作文文山謝疊山耳甫
强仕而卒學者私謚爲孝毅先生雲鴻在公車

與江陰繆昌期長洲文震孟以名行鏃礪繆文皆嚴事之不敢𫎇行進繆爲忠臣文爲名相則雲鴻之品第可知也

張世偉吴江人中萬曆丁酉科鄉試服習其祖基之家訓七歲喪母上食號慟塾中兒皆爲流涕父殁事其兄如其父急朋友之難甚於巳鄉邦有大利病縉紳囁嚅相顧必自世偉發之謝絶請託誅茅灌畦死無以爲斂倪司李賻之乃發喪世偉崚嶒自守不依附東林講席以釣聲名黨人咸目攝之曰此爲清流嚆矢者也晚年

謝公車不赴閭里有急難必望走焉有不善相戒曰無使張孝廉知其所居嚴重於公卿其卒也謙益題其銘旌曰孝節張先生之柩世偉晚與文閣學震孟周忠介順昌朱孝介陞宣爲友而姚學士希孟出其門諸公以名行顯聞世偉居其前爲唱于焉陞宣既得旌矣於世偉何疑

楊大濚吳縣儒學生員故宮保南京兵部尚書莊簡公之子也吳有君子曰王仁孝先生敬臣大濚少從之游緼袍徒步徐行下視人不知爲宮保之子性廉靜見非義氣色艴然不可犯干

闇然躬行乎尹旁達望而知為仁孝先生之徒也事莊簡及嫡母生母竭盡誠孝居三喪哀毀如一晜弟四人析產獨取其薄丁巳戊午聞歲饑民陳死無算收瘞枯骼凡兩年可萬計居家訓子肅若朝典冠昏喪祭必用古禮年逾艾危坐一室朱黃誦讀夜分不輟疾革衣冠肅然以手指心而逝吳人稱為端孝先生吳趨故嚴重王敬臣纖兒婦人皆呼王孝子敬臣沒推服大滐如敬臣萬曆十四年御史上敬臣孝行　神宗特授國子監博士用敬臣例旌大滐於身後

其誰曰不宜

右條列吳中三賢行事如右皆徵諸國人詢於介衆起九京而俟百世可信不誣者也列郡之中亦有弓旌賁及著作繁富游光揚聲傾動海內者矣嗟夫瓦器飲食或以虛僞貽譏穀皮綃頭或以釣采蒙誚取宋璞以混周玉採春華而忘秋實豈執事者所以奉 詔條砥末俗稱塞

聖主崇獎風勵之至意者乎敢忘其固陋獻斯議以備采擇焉癸未孟陬月虞山老民錢謙益謹議

放生說

放生戒殺三代以上未有其名然而未有大於此時者也何也周官川衡澤虞所掌凡以共祭祀賓客喪紀之用其它攻猛獸除毒蠱去鼃黽射夭鳥各有攸司皆以生之之道殺之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則田而殺焉寡矣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參觀王制月令夏小正之所載則非時而殺

焉者寡矣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則無故而殺者寡矣魯隱公大國之君也登百金之魚臧孫以為亂政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弃之周德下衰其凜凜於王制若此而況其盛時乎古之帝王以天地山林川澤為一家以鳥獸禽魚羣生萬物為一體無地而非放生之地無物而非放生之物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皆放生戒殺之法親賢遠奸禁女謁屏閹寺攘夷狄皆放生戒殺之事也民無夭札物

無疵癘麒麟游鳳凰集泉鳥獸魚鱉咸若豈其以人主之尊躬家人之細行旦得一鳥焉而縱之暮得一魚焉而畜之至以不取不放見笑於夷狄如梁武者哉唐宋之世天下始有放生池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國文忠公爲之碑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爲人主祈福蘇文忠公謂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首也唐宋之置放生池吾所謂家人之細事也王欽若之請則宦官宮妾之愛其君也然而顏蘇兩文忠拱手讚歎如恐不及者

何也尊王制因末法導揚人主之仁心仁聞而
勸誘天下以好生惡殺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
也唐用閹人殺天下宋用新法殺天下屏弃兩
文忠於外生民日就湯火而所福於一魚一鳥
其放生戒殺不已隘乎君子亦爲之一喟而巳
矣塘栖張子羽斥萊湖爲放生池建流水長者
閣於池中延秘密嚴公主其事其友張秀初沈
不傾共爲唱導或難之曰栖水去杭城五十里
西湖故放生池也何必改作曰子不見夫官府
之庫藏乎勾稽會計密於秋荼今又重之以嚴

肓峻法然貪官汚吏穿穴而乾没者不可勝誅也富家翁媪囊金櫝帛手自扃鐍中夜取火而視之不遇胠篋探囊發匱之徒則其亡失者鮮矣物公則斝法久則渝西湖之放生官府之庫藏也栖水之放生翁媪之囊櫝也何必西湖之是而栖水之非顔文忠之碑曰環海爲池周天布濩動植依仁飛沉受獲蘇文忠之奏曰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栖水之爲斯善學兩文忠已矣衡公自栖水來敘諸君建置之意屬

余綴以一言余拱手讚歎曰斯所謂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得厠名其間幸矣作是說以廣之

袁祈年字田祖說

公安袁祈年其字曰未央吾友小修之子而爲後於伯修庶子者也自公安之三袁以才名梓鞅藝苑而其子弟之英妙者皆有名於時江漢之閒人皆知有袁未央矣一日飲余長安邸中請改字於余余別字之曰田祖而告之曰周禮春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曰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甫田之

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傳曰田祖先嗇也先王之制禮也大報本而反始是故以報焉則祭先嗇以祈焉則御田祖其爲尊祖一也雖然豈惟田有祖哉文亦有之三百篇詩之祖也屈子繼别之宗也漢魏三唐以逮宋元諸家繼禰之小宗也六經文之祖也左氏司馬氏繼别之宗也韓柳歐陽蘇氏以逮勝國諸家繼禰之小宗也古之人所以馳騁於文章枝分流别殊途而同歸者亦曰各本其祖而已矣今之爲文者有兩人焉其一人曰必秦必漢必唐舍是無祖也

是以人之祖禰而祭於已之寢也其一人曰何必秦何必漢與唐自我作古是被髮而祭於野也此兩人者其持論不同皆可謂不識其祖者也夫欲求識其祖者豈有他哉六經其壇墠也屈左以下之書其譜牒也尊祖敬宗收族等而上之亦在乎反而求之而已田祖胚胎前光蟬蛻俗學卓然有志於文者也吾姑語子以文之祖子歸而叩擊於小修以吾言爲端其於吾言必有進焉子江漢之間人也江漢朝宗於海尊祖之義也詩不云乎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陸君陳字說

甬東陸生符嘗讀陳亮同父之自贊所謂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懔然有意乎其人也遂字文虎旣而意有所未安也請改字于余余觀東方朔諫武帝顧陳泰階六符生之姓名適有合焉因字之曰君陳而爲之說曰三代而下賢臣志士有志于理平所以規切摩厲其君未有不本於三階六符者也東方生西漢全盛事雄才大略之君假詼諧倡辯以陳其說人主用其一二遂能鞭笞四夷表章六經致白麟寶鼎之瑞同父

當宋南渡光氣分裂星分不越女牛參井之間
乃欲挾縱橫恢復之計以干庸主窮老盡氣而
不得一試亦足悲矣吾願生爲東方生不願生
爲同父也東方生所陳泰階之事不可得而聞
矣生一旦如同甫上書故事　天子驚異累日
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其何以置對夫永康
之功利驟而陳之能使其君畏然而不可詘也
新安之誠正久而陳之能使其君厭然而不可
易也良醫之用藥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若必
欲舉一而廢一則均爲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

已矣記有之事君先貢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吾知生之必有以也生之爲人也孝友令恭有君陳之遺德焉則三代以下之臣將姑舍是而況於詼諧倡辯之流乎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七

冨貴主人文

昔人逐貧送窮之作皆以貧鬼致辭譴訶不少貸而冨鬼則不及焉孫樵逐痁鬼文列四鬼之目曰諂鬼曰矯鬼曰巧鬼曰鈘鬼是四鬼者皆冨鬼之族類儔黨也樵既知冨鬼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矣又欲招之以文冨鬼故不好文幾其與予墨作緣亦傎甚矣乎余里居食貧峭獨自憙時聞大冠挪揄聊述其語爲冨貴主人文

知富鬼之不可招故安于其責而不懟也意畧
與樵反其辭曰翰林主人索居暑夕月在南斗
明河垂席雲物輕鮮人影單隻倚仗徬徨瞻睇
四壁有聲儳然若咳若息若啼而厲若懟而撍
譊譊出出音聲四射傾聽不明掩耳逾嘖曰余
爲富鬼百鬼之王暫舍富室薄游窮鄉過子之
門有如㙁氷門神冷落戸鬼凌兢入子之室徒
有憂滿竈君辭突厠鬼去溷退筆成冢殘編滿
家傲不入後癖必入過撫已咄咄視天夢夢傺
此四極御彼五窮凡今之人莫如富厚百爾具

瞻上帝所布鬼猶求食人胡弗走不親而懿匪
昏而媾借其餘光逐彼遺臭彼翔我趨彼植我
僂彼啜我甘彼灼我炙衎衎飲酒仡仡禦寇惟
力是視遑恤我後我有顏靣無獲其皮劈背析
頰逢彼之宜彼笑未色我解其頤彼方曰咨我
慶其眉賜之餘瀝匍匐叩稽不比臣虜兒乃等
夷我有話言呰口歧舌鴟夷滑稽瀾翻轉折嘎
嚶喔咿附耳未絕陳見悃誠誓死流血退而屛
人偶語戛戛轉喉似喑出氣復咽胥失富人入
而後說爲臣則忠作婦斯哲齒牙轆轤骨節彎

卷卩承餘竅唇嚙足汗尻高首下肩聳脇穿剜
肉折俎剝膚肆筵見金則攫有恥必捐子不醜
窮人誰子妍脂膏却潤捷徑辟先人敝官冷有
地無權貧人莠卩博人鈍顏摇唇抹撥背面銛
鉗魯冠越棄夏箑冬懸咎譽遷隨彼何有焉冨
而可求伐柯有則彼其之子亦既弋獲善事官
長伺候顏色結交駔獪厭飫酒食妻子竱虡僮
奴幷力如牛之耕如螣之賊橐櫝无切子貸滋
植大冠如箕項領成飾鄉老稱愿兒童嘆息子
胡自苦坎壈失職用我之言易子之求迴馭弭

節師彼前修鴈鶩為羣稻粱是謀揶揄屏息棲
裂奚憂儔置筆札辭去交游顧就幸舍爲子持
籌主人聞之閔默隱几煩寃塡臆嚩嘈聒耳宿
醉方醒夢寐未止回腸傷氣屏營徙倚曙光解
駮晨露沾灑欠伸久之晞髮叩齒左顧丹鉛右
命圖史忻忻樂康忘其所以冨鬼喟曰不可爲
矣撫膺高蹈不顧而起

楚女對

楚之南有季芊者美而惠弱不好弄善女紅授
女誡列女傳書笄而適于某氏不苟訾笑久之

舅姑弗善也其叔妹妯娌咸疏遠之其夫憐之而弗敢暱也里有夏巫氏者極醜無雙臼頭黝顏深目曷鼻齞唇結喉旁行踽僂手不識刀尺目不辨結縷倮逐與人合無道涂溷廁擇焉行年五十而後嫁好淫不衰其夫固知之久之其舅姑安之其叔妹妯娌交譽之其夫亦弗忍絕也夏巫氏時引鏡自笑曰吾之美與惠世固無有季芊何爲女子有辭家者過夏巫氏夏巫氏必祝之曰肖我肖我而笑詈季芊不絕已隣女有習夏巫氏者問之曰子固里之不售女也子

何賢于季芊夏巫氏曰我善嫁隣女曰季芊實先子行何謂善嫁夏巫氏曰非此之謂也季芊之嫁也一嫁而已矣善嫁者無不嫁也里之人貴顯者吾嫁門第焉富厚者吾嫁貲焉賈者吾嫁鬻販焉飯脂洗削者吾嫁奇羨焉傭保吾嫁直焉奴虜吾嫁桀黠焉椎剽賊盜吾嫁藏焉丐乞吾嫁殘羹餘瀝焉吾十指如懸錐而衣食嘗有餘且以豢吾舅姑叔妹而蠱吾夫焉季芊之一嫁也此不嫁之精者也故曰我善嫁隣女曰然則子何以無淫名夏巫氏曰我善淫我非好

淫也汚其身有利于已則爲之也利我者以我
專利也不好淫淫我者以我嵩淫也不謀利我
是以食淫利無淫名且里之人老者吾假女焉
孫孩者吾假毋焉壯者吾假兄弟焉皆假物也
向者吾嫁亦假也吾有淫黨而無淫人誰適名
我故曰我善淫隣女曰是二者則誠善矣如醜
何夏巫氏曰頭臼因而爲廣髻顔黝因而爲玄
衣因深目而視下因㬻鼻而眉蹙齞唇結喉因
而爲囁嚅旁行踽僂因而爲磬折人惠我而愛
其醜也久而漸忘之且歸美焉季芊洵美矣雖

然季芊不善為美而我善醜以我之善醜易季芊之不善美則季芊之稚齒婑婧猶天人也雖嗚之發于餘寡猶芷若之紛郁以口承之不暇矧敢笑且詈之耶隣女歸以告季芊季芊穆然不應楚王聞之曰嘻是國之無教令也乃命施夏巫氏表季芊之閭以為女宗

書武林禳夷事

今年春王師分四道討建州夷三道敗沒殺我一僉事二總兵中外大震武林諸山浮圖有律行者相率然燈禮懺告哀于佛諸大夫士相焉

或曰是詛之也秦嘗詛楚王熊相是匹敵之禮也或曰非詛也禳也禳之之義何居周官大宗伯六祝六祈則掌之太祝侯禳禱祠之祝號則掌之小祝以追于司巫女巫各有事守凡以寧風旱彌災兵國有大故號呼于神以求福也夫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當周之盛時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時和年豐天無烈風陰雨白雉𢀿草之貢至自荒服國固無風旱裁兵之足虞其有之則其所召致感應者不在人也是故一則曰以事鬼神示再則曰

以同鬼神示德之休明人無不和而天神人鬼地祇或有不同不和則六癘之自作聖人得以索而治之然而用牲用幣祈嘄告哀不敢專用攻說從事求乎陰之道也治世浸遠五行之沴滋多風旱災兵刼運促數而大雄氏之教始盛其所以弭災拯難升幽陟明固不遠于周官之法則亦聖人所不廢也今　天子深居法宮久道化成建州一隅伏屍流血干犯和氣六癘之自作不歸于人鬼天神地祇之不同不和而誰歸與周官之制度蕪廢侯祈禱祠之法已不可

孜見不告于大雄氏而誰告與雩祭之用女巫也歌哭而請今建州之裁豈直旱暵與浮屠之禮儀也其唱嘆不比于歌其悲哀不比于哭與舉國之人皆莫適爲女巫而浮屠焉代之是不亦亡于禮之禮與然則大夫士之相之也何居曰吾聞之浮屠有護真者无盂草食寺木又如金科斯律行之表也率護真之道以之爲臣必不以持祿養交罔上以之爲長必不以苞苴竿牘漁下以之立朝必不以諂訕噂沓賣友雖棄氏毀髮固天子之寶臣也大夫士之相之也宜

或曰是舉也大夫士請之浮屠鑒其誠往焉爲大夫士者里居而抱疆場之憂匍匐稽顙告哀于佛其進而謀人之軍師邦邑又何如也侯喜者唐之處士也劉逸淮之亂作吊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李翺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劉逸淮竟死然則佟夷之死且亡其有日矣書其事以俟之萬曆己未夏四月

節婦文氏旌門頌 有序

洪武七年春三月甲午 詔旌吳縣民妻守節

者三人姚榮三妻黃氏旌門在吳縣之閶門里具實錄中後二百四十二年吳縣有姚節婦文實榮三七世孫汝轍之妻巡按御史請得表署其門如黃氏　制曰可于是符下有司行事所旌門亦在閶門里綽楔相望焉文之隕所天也爲萬曆庚辰子希孟生十月乳哺之餘掖置苫次麻與襁相襲也希孟少病嗽齧擊乳迸迷離枕席間不辨血湩中更家難覆巢完卵艱危萬狀萬曆乙卯孀居三十有六年與被旌典希孟旣以春秋舉於鄉有聞望矣媿烈則繡黼娭賢

則珪璋煌煌乎圖史之遺則　聖朝之盛事也

黃之被旌故史臣蘇伯衡作旌門頌旌門之有

頌古無聞焉自伯衡昉也其亂曰嗟臣事君猶

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伯衡當開國初去

僞吳僭竊未遠其告誡臣子者甚備承平以來

偷玩滋有惟茲閭門通邑大都乘軒列騶過姚

氏之宅里者道相遠也其亦有下卓肅揖致舊

史之訓辭而興起者乎謙益待罪國史謹書其

事以遺希孟俾鑱之樂石猶伯衡之志也頌曰

我　祖建國崇獎節孝　神孫十葉風聲彌耀

徵節于吳有黃有文崇臺緯楔後先一門龍宗
有鱗鳳集有翼維黃自誓文也是則是則伊何
忍死立孫哀哀苦塊襁褓是扶哭摧蒼天泣掩
黃口吳趨罷歌闔廬崩耦哀此藐孫命比垂髮
含飴雜淚嚙乳迸血靡晨匪昏靡令匪冬寒燈
晝青朔雲夏同厥孫漸長維母作傅教之春秋
易以七箸鴻匹不再豹生有文是母是子達于
九閽　帝曰俞哉媲女前烈漆書交映烏頭雙
揭峩峩閭門甄胄之里軒車轔轔有來至止觀
使赭白問諸琬琰豈無幰迴亦有顏淇嗟此婦

遊朝薾莫鹽旌門有侂過者具瞻天咫不遠
皇匪爾私載高食厚云胡弗思匪𢤱曷章匪誅
曷封訓於蒙士式彼女宗曷鑒曷圖莫非臣子
載筆作頌敬嗣舊史

節婦韓氏旌門銘 有序

崇禎三年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臣必顯言臣
曾祖父元祖以諸生早夭曾祖母韓氏年二十
有八毀容截髮瀕死自誓力作以奉舅姑血淚
以育孺子茹荼攻蓼五十餘年州里言其狀監
察御史將覆覈上請家本衛籍衛弁來索賄家

人欲予之韓嚙指曰吾誓死守節若以賄得旌是毀吾節也乃罵絕之且死戒子孫勿復言旌表事臣祖承先累年外吏臣父振基數月省垣未獲具疏陳請臣遭逢　聖明待罪銓部敢昧死上聞伏惟　陛下鑒百年之苦節閔三世之死孝幸得表署其門如制令其自臣祖父以下咸死且不朽　制曰可於是草莽臣謙益舊待罪太史氏謹爲之銘銘曰巖巖衡嶽下有潼水注河激華龍門伊始神區帝戶風氣完塞彼都士女淑茂厥德有美韓姑來歸于孫嚴霜夏墜

所天不存雙雙華顛呱呱襁褓閔子幼稚哀彼
篤老寒燈雨侵敗幃風擁哀哀血淚迸為乳湩
厥孤旣立母節未署伊誰抑沒彝章蹈注民彝
有嘗天咫不遐挹彼注茲發祥厥家子應星郎
孫拜夕閣曾孫趾美前光後輝乃扣帝閽抗疏
請卹　帝曰俞哉汝表汝錫崇臺綽楔銀榜漆
書天晶日明熠耀里閭寘寘長夜墓木已拱寒
灰瑠飛重泉波涌　皇明如日靡幽弗燭孰云
百年薇此節屋誰謂華高母節齊而誰謂潼遠
毋節逝而誰謂衝關峻不可仰烏頭雙表遠抗

高掌舊史作銘勸諸樂石崇獎節義用詔罔極

新安呂氏節孝旌門銘

崇禎十五年闖賊陷睢陽故南京參贊尚書呂公維祺被執抗辭罵賊而死余從故篋中得公所詒先世節孝事狀摩娑流涕追惟宿諾乃爲敘而銘焉敘曰節婦牛氏河南府新安縣介村里人呂鄉妻也鄉死時年二十九闔戶自經女弟救之得免家貧子稚隣嫗憐而諷之嫁而截髮以死自誓篝燈紡績聲淚奄然泣涕漬濕牀臬日亭午突蕭然無煙終不肯匄貸一錢曰與

人通財非婺婦事也子孔學貧不能爲儒習書
獄爲縣吏文無害能佐縣令平反孫維祺舉進
士官吏部郎呼孔學謂曰夫子好行其德指囷
以周人之急而家輟火里人靳之曰無若呂公
代客用窮令辛少有餘貲盡亦行夫子之志乎
孔學傾家以贍三族澤及窮婺毋之敎也牛氏
卒壽七十有八孔學老矣號踊致毀苫次病亟
子婦以酒肉進終不肯御冢廬沍寒風饕雪虐
人勸之歸不可曰我先人葬毋身自負土手皴
足重繭我以孺子故弛於畚築又忍燕寢居息

橐吾母於宿莽手里人言母病腫瀕死孔學籲
天請代感異夢遇異人診之一昔而起兒童婦
女爭傳其事皆曰呂孝子也天啓四年御史丘
兆麟上其狀禮部案驗不妄奉　詔表厥宅里
曰旌表故民呂鄉妻牛氏貞節及呂孔學孝子
之門母子節孝同日並旌史策所罕聞國制所
未有也旌門之後凡十九年而有叅賛公死節
之事銘曰　惟　皇建極崇奬節孝樹之風聲
顯顯呂氏母子婦孺篤守天經栢舟之節白華
之孝旁達神明一門雙闕烏頭漆書燭幽洞冥

神錫祕祉靈泉神芝誕育夏卿雒邑竅突天紓地圯親賢在庭食竭力盡抗辭談笑獲此利貞肝膽輪囷碧血不化鬱爲神靈雒陽城下思鄉之夢遄歸　帝京節婦有孫孝子有子惟我有臣天包元命國叶貞符純嘏合并卽圖立廟帝命洊加揚芬億齡金鎖石泐汗青凜然敬斲斯銘

金節婦錢氏旌門銘　幷序

崇禎八年巡按浙江御史臣某言紹興府山陰縣民金某妻錢氏年十八歸於金二十三而寡

一女提一子抱截髮焚面矢志自誓衰麻與繈
褓相襲也血淚與乳湩相和也久之紡績以課
弱女修脯以教稚子籲天刲股以療病姑茹荼
攻蓼克有完節萬曆四十七年辛年五十三謹
按節婦錢氏後門寒素伶俜孤苦俯仰姑捐
身弃命用能報稱所天全歸下地所謂之死靡
它復生不愧者也臣牒下所司案驗不妄請得
表署其門如會典　制曰可後三年節婦之子
廷策謁謙益於請室請爲旌門之銘銘曰　旌
門之典備於有唐逺我國家甲令煌煌烏頭雙

闕綽楔嶙峋勸爲人婦勸爲人臣惟　皇御極
崇奬節孝金寡高行門閭有耀高行維何誓死
報夫血漬育子殘肌療姑金銷石泐丹誠不旼
琢冰積雪四十餘載鴻孤行單鸞孤影隻相彼
禽鳥有耦有匹烏鼠同穴靈貍互雄人而無恥
孰長倮蟲閹孫塞路媼子盈朝蜾肖蟓蓄靡恥
道消持祿鉤黨如弗我克國邑軍師棄比遺跡
　皇匪爾寵爾詢爾辱小刑刀鋸大刑爵祿多
壘屢國泄泄降災爾之弗圖亦已焉哉惟此庶
婦習禮蘊義送往事居鞠躬盡瘁惟婦殉家惟

臣着國三事大夫云胡弗畫崇臺有侁表厥宅里　帝庸勸節亦以明恥莫堊匪鮑斁匪丹悛者停車赧者頳顏纍臣謙益舊太史氏作爲銘詩敬告卿士

雙節堂銘 并序

永樂初嘗熟民朱昌朱亮應　詔徙家京師兄弟相繼殁昌婦錢亮婦陳皆盛年自誓鞠其遺孤曰良曰鉉皆克有成鉉中進士拜御史奏旌其門閭爲堂號曰雙節倪文僖諸公爲記傳胡忠安商文毅諸公爲詩與頌而前塘戴進爲之

圖此天順間事也耳孫某出以示余余拜而展
視絹素完好風烈如在因念二節婦之歿二百
餘年所謂雙節堂者鞅丸斷礎不可復跡矣而
觀者拱手歛容如二寡之危坐於此堂而肅揖
其下也天地間物無不敝惟節義爲可久是故
殘肌斷脰者彌痛而忠臣節婦不替於世爲之
銘曰二寡高行萃於一堂輕裾齊縞朱顏並蒼
秋稈同炊寒燈互影呱呱二孤血淚填哽鴻節
既伸熊丸有託惟此崇構御史所作素椽粉板
二百餘年我披畫圖有風肅然霜棲舊礎月澹

上楹恍見二甃栗玉堅冰捍夫俯躬諱者不語樞衣趨風欲拜堂下三槐之堂駟馬之門棟宇翬飛今則焉存石泐劫灰節義不隊巋然斯堂亘古嘗在

義冢碑銘

虞山之北繇天潭谷邐迤而下林麓蓊蔚後崗而面城凡五十餘畮買之置義塚焉廣二百五十七步修如廣之數而贏十八國民無私地域者與夫死於道路者則以告族而埋之參政陸君仲謀實爲經始請於邑宰張侯溝封之而申

其禁令謙益謹書其事系之銘詩以告後之人俾勿壞銘曰帝眞九壥濟於壽仁厥類不齊札瘥夭昏邑厲有祀㵐澤有園掩骼埋胔豈惟孟春其一維兹都邑民人所戾極熾而豐氣亂作癘道路不掩溝壑斯盬莫司罝楬莫掌除骴其二白骨楮柱青燐斷續瘈狗晝嘷饑烏夜啄髀骨日燎骹股雨濯痛湛淵泉殞達牆屋其三風凄晝日鬼語道周天寒雨濕有聲啾啾豈無蓋帷亦有首丘悍夫涕淚仁人以憂其四虞山之陰天渾之陽爲扈爲嶧如防如牆宮以隮山襲以脊岡畫

丘繞還近郊莽蒼其五乃捐泉布乃植封樹乃給轉櫝乃族墳墓以葬以貍以表以署既度以晦又度以步其六山則再成地匪不食纍纍者墳不見白日昔無席薦今有寢室華其呻喚歆彼鬼魄其七告於邑宰宰曰韙矣剿踕慮終樵牧禁始爰命山虞以及蜡氏部分林麓昭示無止其八凡此捐瘠皆我族類我心盡傷非作而致不靡不卵澤有攸溉如水斯濮如火出燧其九大書深刻載此銘詩凡百君子過而眂之梧丘垂仁射聲流滋岸穎城復斯冢勿夷其十

第五公畫像賛

第五公者周姓諱召詩字二南鎮江之金壇人也兄弟五人皆射策甲科登膴仕公獨老逢掖行又第五遂自號第五人稱之曰第五公丙丁之交䘵人竊枋其爲之冡宰者第五公之伯兄也第五公詒書强諫弗聽登明倫堂伐鼓號哭褫諸生之巾衣以歸未幾而卒後十餘年其子簡臣介全蔚爲儒宗件繫公行事謁有道而文者志之于是第五公之名滿天下矣春秋之法誅不辟親季友之於公子牙慶父是也其有力

不能正託而逃焉衛子鮮之託於木門吳季札之耕於延陵是也第五公之義其在衛鱄吳札之閒乎初應山楊忠烈公劾閹削籍冢宰猶里居半夜舉火疾呼塾師之門蹴而起之曰天眼開矣戊辰冬余以枚卜被逐冢宰大喜徧召其親知歡宴累日冢宰幸余之廢退比於應山此亦余之知已也簡臣持第五公畫像屬余爲贊遂牽連書其事嗟夫冢宰之於余若是則執筆而贊第五公之像其亦公之所不吐也夫贊曰有珮者玉有服者緋有泚其顙色如死灰逢掖

之衣章甫之冠不愧不怍有氣桓桓七尺之軀
載骨負肉上天下地父母所育怒髮俯植奮髯
旁騖云胡中道鬻彼熏腐類宮之門掛我冠裳
長嘯闔棺我歸我藏第五之名永敝泉壤忸怩
鄙夫敢拜公像

駞基硯銘

姚寛西溪叢語曰登州駞基島石可啄硯島蓋
海運道也新城王季木遺余駞基硯爲之銘曰
海島有石取以琢硯涉彼風濤登於書案世無
淮安疇復海運睛窻摩娑使我三歎

琴銘 張生勁琴以獻范司馬余爲之銘

吳張斷桐越其祖緜采薦之高平府余系之銘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此范氏之譜也

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崇禎八年春牧翁銘

又

挂百錢沽一壺登高不懼涉遠不孤策扶老兮擅嘉名嗟靈壽兮非吾徒

濟野關重修關壯繆廟碑銘

萬曆某年戸部黄州張君大猷榷關滸墅重修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廟奉揚　今天子之明命加以衮冕而屬史官錢謙益爲之銘銘曰桓桓壯繆環衛宸極鈎陳閣道作廟翼翼崇關將將神亦戾止是爲離宫作鎮星紀　天子曰咨咨女東南女財女賦女土曷堪𠯈草闒貢萑苻傳警占在鳥衡歲曰有眚侯眷南顧弭節吳地胥濤晝晏金虎夜避織簾綸絮轉運炙輠浮淮達河飛涌祠下舳艫晻靄帆檣参差垂旒端冕坐而臨之鄣山鐵銘長沙銅誓大庇我吳鎮

撫海湼鐵馬嘶囓金戈後先再戰殲倭雲旗儼
然西陵舉烽郁洲如帶以報以祇民神有賴右
我三吳以奉　皇明討臣司關吏臣作銘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七